

人力资本视域下的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研究

——基于武汉市J乡的调查

阙祥才,舒 黎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基于武汉市J乡 564 户农村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系统检视了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由父辈传递给子辈的具体而微过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贫困家庭的子辈通过复制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复制父辈贫困,导致贫困代际传递。

关键词 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贫困代际传递;知识;技能;健康;思想观念

中图分类号:C 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7)06-0027-08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7.06.004

近年来,中国网络和媒体中频频出现的“富二代”、“穷二代”等概念体现了社会对代际流动性的关注和阶层固化的担忧。子辈对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的继承是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穷二代”群体的持续存在,引发了政府对于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关注。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指出要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新一届中央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这表明,党和政府已将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作为扶贫战略的新目标,中国扶贫事业由关注贫困本身进入到关注贫困代际传递的新阶段。全面、深入地研究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对促进社会流动、提升社会公平、实现精准扶贫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对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起步较早。Ragner 通过考察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根源,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Karen 归纳出影响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主要为:人口与健康因素、政治性因素、社会与文化性因素、经济因素、生活环境因素五个方面^[1]。“布劳-邓肯模型”以家庭为分析单位,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提供了量化分析框架,模型分析指出,若父母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对子女成年后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影响大,则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大。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步展开了对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研究:考察的群体包括新生代农民工^[2]、贫困女性^[3]、少数民族族群^[4]、城市低保家庭^[5]等;探讨的视角包括生命历程^[6]、资产建设^[7]、社会资本^[8]等。

关于人力资本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三个层次展开:第一,单独以人力资本为研究视角,探讨贫困代际传递。Becker 等将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考察贫困代际传递,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子女收入^[9];吴莹莹认为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生活态度^[10];何婕妤基于 CHNS 数据,测算教育、健康、职业三个因素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效应,发现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相比中等收入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更小^[11]。第二,将人力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并列,综合考察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过程。王志章等考察影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

收稿日期:2017-02-0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662015py200)。

作者简介:阙祥才(1966-),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因素,采用量化分析方法发现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12];张望从能力视角分析指出,家庭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能力与抵御疾病和风险能力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决定因素^[13]。第三,从人力资本的某个要素出发,考察其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教育方面,孙江涛发现贫困家庭的子辈接受教育受阻导致其就业受阻、婚姻受阻,继而在父辈贫困的情况下,子辈依旧难以摆脱贫困^[5];张义祯建立代际教育流动量表,认为父代受教育程度低则子代家庭条件往往较差,阻碍子代教育获得上的向上流动,甚至形成“教育贫困”的内卷化现象^[14];王瑾分析了中国贫困群体构成,提出通过教育和医疗保障阻断贫困代际传递^[15]。健康方面,有学者分析了营养健康与代际传递,认为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较为严重,父辈健康水平对子辈健康影响显著^[16]。思想观念方面,奥斯卡·刘易斯等人从文化视角提出“贫困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已形成一种贫困文化,贫困现象的持续加强和循环发生是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吴克报考察了贫困文化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发现父母的价值观念会加强贫困代际传递^[17];郭利芳等则基于文化理论视角,认为生育观、教育观、家支观^①等是导致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18]。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如下局限:第一,研究方法上,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较多,而量化实证研究较少,且现有量化研究多以大数据为基础,缺乏专门针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具体而微数据的支撑;第二,在人力资本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中,缺乏对人力资本的科学计量,即人力资本测量指标的构建缺乏精确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故此,本文尝试以农村贫困家庭为分析单位,在对人力资本概念进行精确界定及操作化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系统检视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过程,以此探讨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最早将人力资本引入贫困研究的是舒尔茨,他认为贫困的根本原因并非“穷人大量增殖”,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贫困代际传递是从社会学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出来的,由美国经济学家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贫困代际传递就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19]。“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众多,本文拟以人力资本为切入点,探讨农村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由父辈传递给子辈的具体而微过程。可以认为,贫困代际传递的产生是由于人力资本产生了代际传递,即子辈由于复制了父辈的人力资本进而复制了父辈的贫困。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人力资本是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

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自舒尔茨对现代人力资本概念进行界定以后,关于人力资本概念的研究越来越丰富。Becker 认为教育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形成人力资本。李建民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20]。李玲认为,“人力资本就是指通过后天投入而凝结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并能带来未来收益和凭以参与收益分享的知识、经验、技术、能力、工作程度、协作力、健康及其质量因素的总和”^[21]。可见,传统的人力资本范畴虽然宽泛,但涵盖“知识、技能、健康”三个要素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近些年,思想观念、意志力等要素也逐渐被纳入到人力资本定义的要素之中^[22-23]。本文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健康和思想观念等质量因素的总和”^[24],并由此将人力资本操作化为知识、技能、健康和思想观念四个维度。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客观事实。故若能证实在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的人力资本存量有正向影响,则可证实人力资本是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

① 家支是彝人以父系血缘为纽带,采取父子联名的谱系方式,形成内部严禁结婚的家族联合体形式。

因素。故对原假设的检验可以转化为对以下四个假设的检验:

假设 1: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2: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3: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4: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 2016 年 7—9 月在湖北省武汉市 J 乡进行的问卷调查。该乡下辖 25 个行政村,194 个村民小组,共 11 745 户家庭,2015 年人均年收入为 15 772 元,低于武汉市 2015 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①。改革开放以来,该乡农业经济发展迅速,村民生活水平较以往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绝对贫困基本消除,相对贫困问题较为突出。故此,本研究采用蔡昉关于相对贫困的定义,“把收入分布中的中位数(或平均收入值)的一半作为贫困线,来测算贫困人口”^[25],即以人均年收入的 50%(7 886 元)作为贫困标准。依据研究主题,问卷调查以家庭中的父辈和子辈为调查对象展开。父辈即为父母辈,以家庭中父亲为代表;子辈即为子女辈,以家庭中儿子为代表。选取父亲与儿子均在村的贫困家庭进行入户调查,最终获得 564 份有效问卷。所有回收的问卷经审核后编码录入,并使用 SPSS19.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回归分析。

2. 样本特征

由表 1 可知,样本家庭 2015 年人均年收入的均值为 6 715.57 元,低于当地的相对贫困标准(7 886 元),说明样本的代表性较强;家庭总人口数的均值为 4.86,劳动力人口数为 3.70,较符合当地 1~2 个子女的核心家庭居多的状况;从年龄上看,父辈平均年龄为 51.32 岁,子辈平均年龄为 27.67 岁,均处于劳动年龄以内;从收入来看,样本家庭的父辈收入略低于子辈收入。

3. 变量设置及描述

(1)知识存量。知识存量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代际传递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知识存量可由文化资本体现。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身体化的形式,是体现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第二种是客体化的形式,体现在文化物品中(例如书籍、词典、机器等);第三种是制度化的形式,体现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26]。阅读频率、阅读偏好、每次阅读时间反映个人长期以来较为稳定和内在化的阅读习惯,体现了个人的性情倾向,能够测量身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个人拥有的文化用品数量和藏书量能够反映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文化程度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度化形式文化资本的高低。由此,本文将知识存量按照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进行操作化——将“身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操作化为“阅读频率”、“阅读偏好”和“阅读时间”三个指标;将“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操作化为“文化用品数量”和“藏书量”指标;将“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操作化为“文化程度”指标。

(2)技能存量。技能是指人们通过练习而获得的动作方式和动作系统,是一种主要表现为动作执行的个体经验^[20]。技能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之一,相对于正规教育而言,它更具有生产性和灵活性,是个人所拥有的能直接用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人力资本^[27]。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在缺乏高等教育机会但具备一定程度的初等教育学历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够让他们迅速

表 1 样本的基本特征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元	6 715.57	1 987.44
家庭总人口数	4.86	1.16
家庭劳动力人口数	3.70	0.87
父辈特征		
父辈年龄	51.32	6.03
父辈收入/元	7 626.02	2 133.56
子辈特征		
子辈年龄	27.67	5.00
子辈收入/元	8 102.20	2 015.25

① 武汉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 17 722 元。<http://www.whtj.gov.cn/details.aspx?id=2814>

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还能为他们获取高工资提供人力资本条件^[28]。因此有无技能以及拥有何种技能对收入影响重大;而获得技能的途径和技能认证证书则成为从事某些职业的“敲门砖”,直接与收入挂钩。据此本文将技能存量操作化为“是否拥有技能”、“拥有技能类型”、“获得技能的途径”和“是否取得技能认证”四个指标。

(3)健康存量。健康是指“一种完整的肉体、心理和社会良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伤残”。即个人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均处于良好的状态。健康是人力资本的基础,人力资本功能的发挥必然会受到个人体能和精力等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状况、就医费用能从客观上反映生理健康;精神状况和焦虑程度体现了心理健康;而社会交往反映了社会健康^[29]。因此,本文将健康存量操作化为“身体状况”、“就医费用”、“精神状况”、“焦虑程度”和“社会交往”五个指标。

(4)思想观念存量。思想观念是指人们对某一特定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或者基本看法。思想观念影响社会阶层再生产。保罗·威利斯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时指出,“个人身份认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文化习得的那些观念意识和主观归属;相反,文化形式本身得以形成、维持和系统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上该文化形式的成员对劳动力的独特判断以及集体模式的有效性”^[30],即个人思想观念影响身份认同,能够“厘清”自身群体和他者群体的界限,使工人阶级完成阶级再生产。保罗关于工人阶级再生产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贫困人口。贫困人群的思想观念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显著。孙远太将贫困观念在中国农村的具体表现归结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31]。据此,本文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将思想观念存量操作化为“消极屈从的贫困观”、“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读书无用的教育观”和“温饱第一的消费观”五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根据调查对象对这些观念的态度,设置“非常赞同”、“比较赞同”、“一般”、“比较不赞同”、“非常不赞同”五个指标,分别赋值 1—5 分,测量其思想观念存量得分。

为了能够更直观地反映人力资本存量在各个维度上的总体情况,本文通过赋值和计算总分的方法将各指标最终合并成“父辈知识存量”、“父辈技能存量”、“父辈健康存量”、“父辈思想观念存量”4 个自变量以及“子辈知识存量”、“子辈技能存量”、“子辈健康存量”、“子辈思想观念存量”4 个因变量。

三、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状况分析

1. 模型建构

本文的因变量为子辈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健康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均是定距变量。因此,运用一般最小二乘法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影响子辈各人力资本存量的因素。依次以子辈知识存量(y_1)、子辈技能存量(y_2)、子辈健康存量(y_3)和子辈思想观念存量(y_4)为因变量构建 4 个回归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cdots + \beta_n x_n + \epsilon$$

上式中, x_n 表示第 n 个可能影响子辈各人力资本存量的自变量; β_0 为常数项; β_1, \cdots, β_n 为第 n 个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反映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ϵ 为随机误差。各变量描述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

2. 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农村贫困家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利用强制进入策略分别对 4 个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见表 3。方程 1 考察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方程 2 考察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的影响,方程 3 考察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的影响,方程 4 则考察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结果

	父辈知识存量(x_1)	父辈技能存量(x_2)	父辈健康存量(x_3)	父辈思想观念存量(x_4)	子辈知识存量(y_1)	子辈技能存量(y_2)	子辈健康存量(y_3)	子辈思想观念存量(y_4)
父辈知识存量(x_1)	1							
父辈技能存量(x_2)	0.272***	1						
父辈健康存量(x_3)	0.307***	0.478***	1					
父辈思想观念存量(x_4)	0.287***	0.269***	0.177***	1				
子辈知识存量(y_1)	0.186***	0.119***	0.146***	0.285***	1			
子辈技能存量(y_2)	0.279***	0.376***	0.309***	0.127***	0.428***	1		
子辈健康存量(y_3)	0.378***	0.299***	0.296***	0.363***	0.359***	0.368***	1	
子辈思想观念存量(y_4)	0.167***	0.147***	0.159***	0.496***	0.282***	0.347***	0.467***	1
均值	7.482	3.666	10.893	16.067	11.992	5.043	12.056	16.961
标准差	4.196	2.559	3.278	4.279	6.204	3.287	2.806	4.491

注:***代表在1%的统计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3 贫困家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人力资本存量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方程1 子辈知识存量(y_1)	方程2 子辈技能存量(y_2)	方程3 子辈健康存量(y_3)	方程4 子辈思想观念存量(y_4)
父辈知识存量(x_1)	0.366***	0.211***	0.171**	0.172***
父辈技能存量(x_2)	0.149***	0.457***	0.152**	-0.001
父辈健康存量(x_3)	0.249***	0.264***	0.571***	0.080
父辈思想观念存量(x_4)	0.239***	0.047	0.055	0.704***
调整R方	0.380	0.408	0.291	0.388
F值	52.244	49.128	52.862	33.796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注:1.**、***分别代表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表中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各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4个回归模型的F统计量所对应的P值均为0.000,在设定的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显著,皆可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方程1至方程4的调整R方分别为0.380、0.408、0.291和0.388,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较强。

(1)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方程1显示了贫困家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健康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子辈知识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在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健康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越低,子辈的知识存量越低。

父辈知识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0.366,在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各要素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中系数最大,表明父辈知识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原因是父辈的知识存量越低,表明文化资本存量越低,则父辈难以拥有好的学习习惯(身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丰富的文化用品(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和较高的文化程度(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而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32],教育通过再生产文化资本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布结构实现了社会等级再生产^[33]。在贫困家庭中,父辈别无选择地将自身的教育劣势传递到后代——一方面受限于自身文化程度,他无法对子辈进行有效的学业指导;另一方面,文化资本存量低则难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无法为子辈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阻碍子辈迅速有效地积累知识存量。父辈技能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随着科技发展与生产专业化,劳动力所具备的技能水平已成为其生产效率与价值的基础。父辈的技能存量低,表明其所拥有的技能价值低,难以走出农村、积攒经验和见识。父辈的经验和见识越深刻,越会注重对子辈的教育投资,因而子辈也越能获得更高的知识存量;相反,父辈因生存技能限制固守于农村,则可能忽略对子辈的教育投资,导致子辈知识存量低下。父辈健康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健康存量决定着劳动者可以花费在所有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上的全部时间^[34],虽不直接产生经济收入,却是其他类型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基础。父辈健康存量低,不仅使自身劳动效率低、有效劳动时间减少,还会减少子辈的学习时间以

便对其进行照顾,子辈因父辈患病而辍学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父辈健康存量显著影响子辈知识存量。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是,父辈思想观念存量低,可能对“读书无用论”的教育观较赞同,使其不但对学校教育没有强烈认同感,反而会产生一种反智主义的对抗,这种对抗的态度令子辈对学校学习产生不屑的心态,妨碍其知识存量积累。

由此,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1 得到验证。

(2) 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的影响。方程 2 显示了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的影响。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子辈技能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越低,子辈的技能存量越低。但父辈思想观念存量没有通过 10% 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影响不显著。

父辈知识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是,技能体现了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而受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和范围^[15],父辈的知识存量越低,则获取收入的能力越差,对技能越难以产生深刻的理解,易忽视子辈的技能学习和技能培训。父辈技能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回归系数为 0.457,在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各要素中系数最大,表明父辈技能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原因为,父辈技能存量越低,表明其拥有的技能价值越低,“务农”的可能性越大,则更难以以为子辈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或加强与非农就业相关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34]。父辈健康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父辈健康存量一定程度上与家庭财富挂钩,健康存量低的父辈更容易陷入贫困;而技能培训所需费用较高,健康存量较低的父辈无力为子辈的技能投入更多的培训费用、增加子辈技能存量。与前三者不同的是,虽然父辈思想观念存量与子辈技能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 2),但在控制了父辈自身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的影响效应后,其对子辈技能存量的预测效应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不存在独特的预测效应。结合父辈的思想观念存量与自身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健康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推测,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可能是通过影响自身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2 得到验证。

(3) 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的影响。方程 3 显示了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的影响。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在 5%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子辈健康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越低,子辈的健康存量越低。但父辈思想观念存量没有通过 10% 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影响不显著。

父辈知识存量在 5%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是,父辈知识存量能够体现其对健康和保健知识的了解程度,知识存量低的父辈因营养保健知识不充分,无法为子辈提供全面的营养品和舒适的成长环境,不利于子辈在成长过程中积累健康存量。父辈技能存量在 5%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技能体现了劳动者对不同劳动工具运用,与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具有直接的联系。父辈技能存量高则意味着其拥有更高的劳动效率,完成同样工作总量所需的劳动时间更短,因此有更多时间对子辈的健康进行照料;但在贫困家庭中,父辈技能存量低因而劳动效率低、劳动时间长,则子辈很容易因疏忽照料而营养不良甚至身患疾病,健康存量低。父辈健康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 0.571,在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各要素中系数最大,表明父辈健康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原因是父辈的健康存量低,一方面通过基因和遗传因素,其子辈也更可能体质较弱,拥有较低的健康存量;另一方面,父辈健康存量低,难以正常外出工作获得必要家庭收入,则有可能强迫子辈在较小的年纪出卖劳动力,影响生长发育。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影响不显著,但结合父辈的思想观念存量与自身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健康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推测,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可能是通过影响自身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产生间接影响。

由此,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

(4)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的影响。方程4显示了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的影响。父辈知识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知识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越低,子辈的思想观念存量越低。但父辈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没有通过10%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即父辈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影响不显著。

父辈知识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父辈的知识存量高表明遭遇问题或变故时的解决方法更多,能够使子辈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但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知识存量较低,由于缺乏必要知识储备,应对风险能力较差,易引发子辈的挫败感和无助感,故父辈知识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0.704,在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各要素中系数最大,表明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的影响程度最大。这是因为,一个坚固的核心家庭,其家庭成员间可产生强烈的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关系,使子辈从父辈那里继承价值观、态度和习俗^[19]。奥斯卡·刘易斯认为,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们有着独特的文化观念,这种亚文化会通过“圈内”交往而持续加强,最终被制度化,使得贫困人口维持着贫困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之人的人格,使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在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思想观念存量低会使得家庭中形成一种贫困文化,子辈从父辈那里习得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包括冷漠、屈从和宿命论,贫困现象会持续加强和循环。父辈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影响不显著,但表2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辈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健康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故可推测,父辈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可能是通过影响自身知识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产生间接影响。

由此,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4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人力资本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在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越低,则子辈人力资本存量越低。这表明,贫困家庭的父辈将人力资本存量传递给子辈,使子辈继承父辈人力资本存量,进而重复父辈的贫困境遇。因而人力资本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父辈人力资本中,知识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最为深刻,健康存量、思想观念存量和技能存量也分别对子辈知识存量有显著影响;父辈人力资本对子辈技能存量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父辈技能存量,其次分别为知识存量和健康存量,而思想观念存量只是间接影响子辈技能存量;父辈人力资本中健康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的影响最为显著,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次之,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影响不显著,但也存在间接影响;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和知识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产生直接影响,父辈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则通过思想观念存量和知识存量间接影响了子辈思想观念存量。简言之,父辈人力资本各个存量的共同作用导致子辈在人力资本存量上整体性的弱势积累,继而使子辈复制了父辈贫困。如是之故,提高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是改善家庭贫困状况、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参 考 文 献

- [1] KAREN M.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 CPRC Working Paper, 2001, No. 8.
- [2] 张积良. 扭转“新生代农民工”贫困代际传递趋势的思路与对策[J]. 新疆社会科学, 2016(1): 142-148.

- [3] 韩春,陈元福.关注贫困女性,破解贫困代际传递陷阱[J].前沿,2011(12):13-15.
- [4] 胡伟华.蒙汉女性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比较研究[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4:123.
- [5] 孙江涛.城市低保家庭青少年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研究[D].北京:中国政治青年学院,2011:23.
- [6] 张望.能力视角下影响家庭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剖析[J].农村经济,2016(3):105-110.
- [7] 金晔.从资产建设理论视角分析贫困家庭贫困的代际转移[D].辽宁:东北财经大学,2010:40.
- [8] 江媛.社会资本理论下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D].江西:南昌大学,2015:3.
- [9] BECKER G,TOMES N.A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9(87):1153-1189.
- [10] 吴莹莹.基于人力资本的代际贫困研究[J].消费导刊,2009(12):96.
- [11] 何婕妤.人力资本视野下中国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马太效应”[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1:41.
- [12] 王志章,刘天元.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原因与破解路径[J].农村经济,2016(5):74-79.
- [13] 张望.能力视角下影响家庭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剖析[J].农村经济,2016(3):105-110.
- [14] 张义祯.代际教育流动及其不平等实证研究[J].东南学术,2016(4):224-232.
- [15] 王瑾.破解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8(1):119-122.
- [16] 汪诗萍,袁文平,宋莎莎.营养健康与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J].安徽农业科学,2015,43(21):347-349.
- [17] 吴克贤.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分析——以城市低保家庭为例[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5:43.
- [18] 郭利芳,陈顺强.彝区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文化理论的视角[J].中国科技投资,2013(1):242-244.
- [19] 李晓明.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述评[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16(2):75-84.
- [20] 李建民.关于开展创造教育的若干思考[J].河南教育,1999(4):17-18.
- [21] 李玲.论人力资本股权化及其对会计的影响[J].会计研究,2003(10):37-42.
- [22] 林勇,潘树勇,张继承.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体育价值的重构[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6,(2):88-89.
- [23] 尹飞霄.人力资本与农村贫困研究:理论与实证[D].江西:江西财经大学,2013.
- [24] 阙祥才,唐永木.贫困——一个人力资本视角的解读[J].湖北社会科学,2011(1):44-46.
- [25] 蔡昉.2003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转轨中的城市贫困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26] 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2.
- [27] 刘畅,范德成.人力资本存量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分析——以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视角[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6):42-44.
- [28] 何国俊,徐冲,祝成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J].农业技术经济,2008(1):57-66.
- [29] 沃林斯基 F D.健康社会学[M].孙牧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30]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杨舒,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3.
- [31] 孙远太.文化资本与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上海居民初中以上教育获得[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2):28-36.
- [32] PIERRE B.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 [33] GROSSMAN M.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972,137(2):335-340.
- [34] 张立冬.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6):45-50.

(责任编辑:陈万红)